

## 第6章

# 與女客人性關係中的男性氣質實踐

康奈爾認為「情感關係」是影響男性氣質的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中的重要一重，一對男女在情感上是否平等，康奈爾說可以通過分析雙方性快樂是否同等、性行為是平等給允的還是強迫的來獲知（康奈爾，2003: 102）。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女客人與男公關的關係是前者付費向後者購買性服務的關係，這似乎決定了性快樂不是平等給允的；雙方的性行為雖然不是客人對男公關的直接強迫，卻是一種基於經濟關係和權力關係中的優勢地位的間接強迫。本章，便將從男公關與女顧客的性行為本身進行分析。

Jacobo Schifter指出，性符號存在於任何文化中，並且是塑造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這就意味著，一個人在特定文化中的特定的性行為在某種程度上是他在這種性符號中被同化的結果（Schifter, 1999: 37-57）。本研究所命名的各情境符號，也在一定意義上包涵了性符號的內涵，所以我們仍將在前面提出的各情境符號中討論男性性工作者在和女客人性關係中的男性氣質實踐。

### 6.1 口交中的男性氣質實踐

口交具有非常鮮明的符號意義。潘綏銘的研究發現，「口交禁忌是我們中國人裏最根深蒂固的傳統禁忌」，人們普遍認為其「髒」（潘綏銘，2004: 224）。

按著性角色理論，男性的性行為應該圍繞著陰莖進行。男性為女性口交，性活動的中心是陰蒂，整個活動表面看來與陰莖和男人的性高潮毫無關係，是以滿足女性的性高潮為目的的。以口這一「潔淨」的器官去「吃」鄰近排泄器官，並且有分泌物的女陰，是「髒」而且遠離男人性快樂的。所以，如果獨立判斷男性為女性口交，它無疑是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方式。此項研究中，筆者認為，男性為女性口交需要放到具體的情境中，具體的當事雙方的關係中，去分析此一行為對男性氣質實踐的意義。

男人主動對女人口交，及男人接受女人為自己口交，具有完全不同的符號意義。在同齡夥伴情境「陽剛之氣」符號下，以及在偶發性性行為情境的「獵豔」符號下，男人接受女人口交均是剛性／支配性男性氣質的實踐，而主動為女人口交則是柔性／從屬性男性氣質實踐。在戀愛情境中，因為對「承擔責任與義務」符號的強調，主動對女人口交與被動接受女人口交，均可能成為柔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男性性工作為女顧客口交才符合「顧客是上帝」符號的要求，因為他們就是應該以女顧客的性快樂為中心的。也就是說，接受了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男性工作者應該非常自然地接受為女顧客口交的要求，女顧客也應該非常自然地提出這樣的要求。但情況並非如此簡單，男性工作者為女顧客口交這一行為可能會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所以實踐的男性氣質也是不一樣的。

小毛描述了自己對為女顧客口交的厭惡，他一臉厭煩地說：「最不喜歡、噁心。」又說：「如果客人堅持，也沒有辦法。」當我追問「沒辦法」時怎麼辦，他說：「做唄。」用詞與語氣都透著無奈。小毛說，他會「舔一會兒就停下來」，但客人有時會要求「再舔會兒」，他就只能接著舔。有一次，他就噁心地吐了：「有的客人那 會比較好看，但那個客人太難看了。裏裏舔的時候，幾次胃 反酸水，酸水到嘴 ，都咽了回去。到最後，實在

咽不回去了，就跑到衛生間吐了很多。那女的還說呢，以前也有別人吐過裏裏她那 流水多，有怪味，我懷疑她有性病，特別噁心裏裏」

我們從小毛的描述中看到，雖然他很反感為女客人口交，但還是忠實地服從「顧客是上帝」的符號要求，而且從他的表述看沒有體現出任何能動性，所以我們視之為柔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實踐。小毛嘔吐的事例，可視為一種身體實踐。雖然身體是抗拒的（「吐了很多」），但他的男性氣質實踐還是只能服從。

阿強對口交經歷了態度變化的過程。來深圳之前，他曾當兵，大家會一起去夜場找小姐，事後相互交流做了什麼。阿強說：「比如問她有沒有給你口交。」在那個階段，在同齡夥伴情境、偶發性性行為情境中，口交是女性為男性服務、男性體現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的一個符號。到深圳後第一次出街時，女客人便提出要阿強為她口交。阿強當時的感覺是難以接受，見阿強不願意做，那個女客人又說：「想開些，錢不是問題。」意思是可以多給錢。他對我說：「我以前從沒為女人口交過，這是第一次，覺得髒。但再一想：既然自己找小姐時也要求小姐給自己口交，那麼女人提同樣的要求也是很正常的。」阿強又強調，這個女人和他前女友的名字只差一個字，於是，他便在自己的腦海裏將她想像成前女友，想像正在和自己喜愛的女人做愛，這樣就能夠順利完成口交了。

阿強在這一過程中實踐的同樣是柔性／從屬性的男性氣質，但是，除了對「顧客是上帝」符號（「想開些，錢不是問題」，「自己找小姐時也要求小姐給自己口交」）的接受外，他又把戀愛情境符號（「將她想像成自己的女友」）帶了進來，幫助自己找到了在這一情境中的主體位置。

有意思的是，幾個月的性產業從業生涯之後，阿強對口交已經沒有反感了。他說：「我和別人感覺不一樣，別人會覺得髒，

我不覺得髒。如果有病，我能夠看的出來裏裏」這一變化中，我們看到了男性氣質實踐過程中對身體感覺的建構。對於原本不願意接受的行為，在情境符號的要求下接受了，並且最終「沒有反感」了，體現出一種對感官和心理的改造，在男性氣質實踐的十字軸上也屬於柔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了。

飛飛則是另一種實踐。他說，如果客人要求口交，他會「明確告訴她，我不喜歡。裏裏有的客人會繼續拐騙，說：『小弟弟，沒事呀』。」飛飛使用「拐騙」這個詞，足見他對被要求口交的反感。如果客人堅持要求，飛飛會提出換一個公關先生過來。飛飛說，作男公關的同事中，「有人愛好口交」。但通常客人就會妥協，不再要求口交，當然也有極個別的時候真的換一個男公關。而且，飛飛說自己和熟客交往中也不為對方口交，在所有資訊提供者中他是唯一堅稱自己從不在任何情況下為客人口交的男公關。我們看到在這個過程中他實踐的是剛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剛性趨勢體現在他的堅持上，關係均衡趨勢體現在要麼客人放棄對口交的要求，要麼去換另一個男公關，他和客人間並沒有強迫關係，只是協商後的妥協。因為飛飛發揮了能动性，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被解構了，當事雙方重新建構了彼此的關係。

阿雲談到對口交態度的變化：

阿雲：她叫我舔她陰部，我非常討厭這樣。我用手啊，總之是敷衍她，但她沒有表示不滿意裏裏

方剛：你一直沒有為她口交？

阿雲：後來我這樣做了。第三次開始為她口交，當時覺得她對我真好。

方剛：您後來為客人一直口交了嗎？

阿雲：不一定，沒有特別要求的我就不做，有的沒

有這樣明說，我就裝不懂。

這裏面透露出的兩個資訊是：首先，客人不「明說」情況下，「裝不懂」，而客人也並不堅持；其次，客人「對我真好」情況下，開始提供口交。前者是針對客人的女性氣質實踐而進行的男性氣質實踐，這種「裝不懂」是有限度的，因為客人可能會進一步明確她的要求。女客人提要求時所表現出的女性氣質是不同的，男公關對這要求的回應中也就實踐著不同的男性氣質。而後者則因為加進了感情，便改變了三重關係中的「情感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戀愛情境符號，口交的意義便也不同了，具有了「承擔責任與義務」的內涵，不再是絕對的從屬趨勢男性氣質實踐，因為讓有「感情」的人快樂不再是誰服從誰，而是自己樂於讓對方高興，於是為女顧客口交中便體現了柔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在此，我們也注意到，不同情境符號交織到一起時的另一種可能性。

口交上男性氣質實踐的多樣性也體現在小邱身上。小邱說：「有的客人不是直接說，而是用手把你頭向下按。」對於這種暗示，小邱有時會假裝沒有讀懂女客人的身體語言，從而實踐一種剛柔相濟／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之所以說是「剛柔相濟趨勢」，因為反抗卻不明確反抗；之所以說是「關係均衡趨勢」，是客人在小邱裝不懂時不再堅持，便可以達到一種關係上的平衡。當然，這種表面看來是二人間的博弈，背後也仍然是社會性別秩序的建構。一些女客人「不直接說」的背後，是整體社會性別秩序中男性處於優勢地位的壓力，這種壓力使得在私人交往情境中女性的優勢地位的實踐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

小邱對客人口交要求的回應還有一些：

剛作公關的時候，遇到看著不喜歡的客人，就不願

意為她口交。就想辦法，嘻皮笑臉地想躲過去。躲不過去，也只能勉為其難。後來學精了，口交時不看她的陰部，只是做個樣子，不用嘴，用鼻子在那 蹭來蹭去的。女人年紀大了，反應弱了，不會知道你是在用鼻子蹭。

現在，如果是熟的客人，我有時也會主動做口交。我第一次出街那個客人，後來我們兩人玩69式，我覺得挺新鮮和刺激。對客人進行口交，客人的反應會更強烈，這樣能早完成任務，也就不會覺得是壓力了。再有人提這樣的要求，會接受，會更快更好地完成任務。

我們從小邱的表述中看到是，他對於口交的態度可以分為二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剛作公關的時候」，這時對「看著不喜歡的客人」不願意為其口交，不想做時會「躲過去」，而在無法躲開的時候採取變通的策略，即鼻子代替舌頭。他這時實踐的是剛柔相濟／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而到了第二階段的「現在」，則意識到口交有助於完成「任務」，所以「會接受」。我們看到，「更快更好地完成任務」在他提供口交服務這件事上有重要的影響力，於是小邱為客人進行口交便有了一定的主動性，雖然其男性氣質實踐仍然要算作剛柔相濟／關係均衡趨勢的。

我們不能忽視的另一點是，在兩個階段，小邱都用到了「喜歡」、「熟」這樣的詞語。在第一階段，他說：「看著不喜歡的客人，就不願意為她口交」，換言之，看著「喜歡的」也還是可以做的。而在第二階段，他又特別提到和有一定情感基礎的熟客玩69，「覺得挺刺激和新鮮」，在這一和熟客口交的符號表述中，已經不再僅僅是「更快更好地完成任務」了，而是自己有「刺激和新鮮」這樣正面的感受了。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即使單就為女顧客口交這一行為而

言，男公關的男性氣質實踐也是受多種因素影響，可以實踐出多種男性氣質的。在其中，權力關係、經濟關係、情感關係，以及身體實踐，均發生著作用；整體社會性別秩序與私人交往中性別關係的相互影響，不能忽視。

## 6.2 性交體位中的男性氣質實踐

性交體位與方式，在性角色理論關於支配性男性氣質的論述下，同樣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種符號的意義。當我們說「幹」與「被幹」的時候，「操」與「被操」的時候，均強調著一種主動與被動、進攻與承受的關係。

飛飛說，他和女朋友、「一夜情」對象做愛時，與和客人做愛時體位完全不同：「和女朋友、一夜情主要是男上位和老漢推車（女跪趴，男後進），但和客人，就要根據客人的要求，更多是她主動的姿勢。」我們從中看到，飛飛在性交姿勢上的這種不同，是和他與性交對象私人三重關係中的不同聯繫在一起的。飛飛在和女朋友、一夜情的三重關係中居於優勢地位，性交姿勢便也是主動的、支配的，而和在三重關係中居於上層的客人在一起的時候要按客人的要求更多採取自己處於「被動」與「從屬」位置的性交姿勢。

同樣的情況還表現在小邱身上，小邱這樣講第一次出街的感覺：「和工廠妹，是我操縱，而現在是服從她（指客人）。幸好，她沒有提什麼要求，我心 就踏實多了，感覺蠻好的。但還是不一樣。畢竟主動權不在我手上，心 總想著怎麼讓她舒服了，和工廠妹做的時候只需要想自己舒服。工廠妹做的時候通常像木頭一樣，要我提出換姿勢。而現在這個，她不換，我也不敢說讓她換。工廠妹做的時候看都不敢看你，閉著眼，而現在這個，一個勁兒猛喊：『你幹死我吧！』我的後背都讓她抓紅了。」

阿紹在聊及和女友及一夜情做愛時的體位及與客人做時的體位差異時，說：「和客人做當然完全不同了。有的客人要求的姿勢，太累！比如讓我躺下面，她背朝我躺我上面，讓我把她頂起來，累死人了裏裏」

小毛說過，會有客人要求他站在衛生間裏等地做，「非常累」。

揚揚說：「我朋友（指其他男公關）遇到過恨男人的女人，很難伺候，把你當玩具，想怎麼弄就怎麼弄，變態裏裏有女人要弄很多次，也受不了。」

阿起說，自己接了約十個客人之後，遇到一位要求特殊的女客人：「要讓她隨意擺弄。我一開始很不願意，想不可能，我是男人，我擺弄女人，怎麼能讓你擺弄？但想一想也就想明白了，做這行的，剛強有什麼用？花的都是錢。」阿起的思想掙扎，是基於兩種不同符號的思想掙扎，也是基於社會性別秩序中的三重關係與私人關係中的三重關係的交鋒。

阿起又說：「會提出這種要求的，都是偶然遇到的客人；常客不會這樣。」並非常客不會要求變換性交體位，而是既然為常客，雙方已經達成了一種彼此均接受的、和諧的性愛默契。所以，即使有所變換，即使女性「主動」，也不會給資訊提供者帶來一種「隨意擺弄」的印象了。

由以上這些描述，我們不難看出，性交體位在男性氣質的實踐上具有意義，誰決定哪種性交姿勢，誰在性交姿勢中居於主動與支配的地位，與雙方在三重關係中的位置是聯繫在一起的。當男公關採取主動的姿勢時（如阿紹和女友及一夜情對象），他實踐的是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而當其採取被動的姿勢時（如和客人），實踐的是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但是，我們從阿起的表述中也能夠注意到，當男公關和客人的關係「熟」了之後，有感情介入之後，性交姿勢中的權力色彩便淡化了，而更多了娛樂的色

彩。所謂「熟」與「感情」，就是三重關係中私人間的「情感關係」被改變了，所以男性氣質的實踐被改變了，我們可以視之為一種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 6.3 健康措施決定權上的男性氣質實踐

在安全套問題上，小付說，客人有決定戴與不戴的最後決定權，但「大部分客人都會要求戴安全套，而且都是客人自己準備的」。

揚揚說：「客人要求不戴，就得不戴。」

飛飛說：「一般都會戴，賓館房間 都有安全套。也有客人提出不戴，我就會說，戴是為了雙方好，以防萬一裏裏但是，如果客人堅持不讓戴，也就沒有辦法了。」可見飛飛在戴安全套的問題上不像在口交上那樣實踐剛性趨勢的男性氣質。不戴安全套性交後，飛飛會立即去衛生間用力清洗陰莖。

從以上三人的描述中，我們看到他們在戴安全套的問題上實踐著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之所以說是柔性趨勢的，是因為他們會柔和地表達自己的要求，但不會堅持，最後會服從客人的決定。

小毛非常強調戴安全套的重要性，對愛滋病有著高度恐懼，但即使如此，他仍然有一次不戴套的經歷。小毛說那天的情況是，夜場裏一個四十多歲的女客人，相貌身材「中等」，挑人的時候是一排排大家都進，看過第一排後，記住某個人的特徵，再讓後面的一排排進，最後，再把選中的說出來，再重新進。這樣，選兩、三次，一次次再「瞄」，最後篩選到三個，小毛就在其中。

小毛說：「她當時跟我說不戴套，如果戴就不做。還說可以多給些錢，不會少於兩千。我當時一個星期沒有接活兒了，缺

錢，而且，當時是三選一，我不答應別人就會答應。既然是先問到我，我就答應了。」小毛說，當時「競爭的心理非常重要，自己可以接到活兒了」。這令小毛有一種成功感。

我們看到，非常重視戴安全套的小毛最後還是服從了客人的安排，這其中經濟的影響是一方面，性產業同伴間「在競爭中合作」的關係也是一方面，而不再是簡單的權力關係在起作用。

事後，小毛說自己非常害怕，去做了愛滋病毒檢測。

對於絕大多數的男公關而言，雖然都強調戴安全套非常重要，強調自己重視戴安全套，但是因為與女客人關係中的弱勢地位，他們的決定能力非常有限。而與之相比，那些「高等級」的男公關在決定是否戴套的問題上權力便更大一些，二者對比，顯示出的是男公關內部的階級差異。

阿穆這種特殊的「高等級」男公關，其職業規範中便發展出另一套程式，來解決包括安全套在內的健康問題：

（仲介人）把我們的相關資料提供給客人，客人滿意後，就給我們打電話，然後去醫院體檢，體檢正常後，基本上就算成交了。體驗不僅僅是HIV，還包括要檢查一些傳染病、性病什麼的，都要檢查。客戶也需要檢查的，所以我們在整個過程中全部不用採取任何措施的。裏裏是的，安全套什麼的都不用。

檢查是我們要求的，也有客人拒絕，但是拒絕的不多，因為她們也非常想安全。我們的客戶一般都是三高人群：高學歷、高收入、高素質。

拒絕的客戶會說：「哪有這麼麻煩啊？」「難道送上門的錢都不掙嗎？」

這時我們會說：「為了大家的安全，我們也想讓客人更加快樂。」如果仲介說的話，一般他們都會說：

「要不成您換一個吧。」我這幾年來總共碰見不上十個不願意去檢查的。

仲介可以保證24小時都可以檢查的，他們會一起去。你想呀，我們成交一次仲介的收入一般都是幾千，而他們去溝通醫院的醫生才花多少呀！一般都是通過醫生檢查的，不是通過正常的程序走的，比如化驗尿液什麼的直接把尿液給醫生就可以了。

體檢過的，客人有要求我們都會吻的裏裏

我們從中看到的，在性交的安全保障上，男公關（包括他們的仲介人）具有了最終的決定權，但這是通過強調雙方利益的友好協商獲得的，所以我們視之為剛柔相濟／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這種最後的堅持保證他們處於男公關行業的上層位置，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也正因為有了這樣的「高等級」作背景，他們在和女客人的關係中才有一定的權力空間。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認為「高等級」男公關和女客人的私人關係中維持了社會性別秩序的三重關係，因為第一男公關的這種「權力」只體現在體檢這一個小方面，第二因為即使是這樣的「權利」的獲得也是因為它同樣符合女方的利益，「讓客人更加快樂」。

那些堅決拒絕去檢查的女客人，顯然是擔心檢查過程會曝露她們的身分。

## 6.4 施受虐與男性氣質實踐

雖然對於普通的SM<sup>2</sup>愛好者，施受虐可以是一種共娛共樂的行為，但那是建立在雙方自願基礎上的。在性交易的情境下，存

2. 指性行為中的施虐與受虐行為。

在著三重關係不平等的情況下，即使是雙方同意的施受虐行為，也很難解讀為共娛共樂了。事實上，此情境中已經是一種明確的權力應用的展示。

我的資訊提供者即使從施受虐行為中「受益」，但是，從其描述中仍然可以看到被強加的權力關係。

一些資訊提供者描述了他們被女客人施虐的情境及心態。

阿強說：

有的客人會狠咬胳膊和乳頭，一般是做完之後咬，客人說為了開心，為了記住你，發洩一下。這時會想自己折騰小姐時的情況，也是一樣的，就可以理解客人了。大家發洩方式很接近，自己找小姐時想要的，也是客人找你時想要的，都是玩一下嘛，這樣一想就好接受了。

男人玩女人，女人也有同樣的權利玩男人。男人做的，女人也可以做。

在阿強這裏，將客人施虐行為順理成章地歸入到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中去理解，並通過自己在同樣情境中的行為表現進一步將其完全合理化，於是便可以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了。

小毛有過這樣一段經歷：

她專門燒了開水，放到杯子，燙胸部、陰莖裏裏  
那女人拿杯子燙我的前胸，我疼，一躲，女人手抖，水灑出來了，澆到我身上，很快起了泡裏裏她立即陪我去醫院，還住了兩天院。她後來給了我兩萬元。

女客人以調情、遊戲的方式對小毛施虐，其女性氣質的實踐顯示出剛柔相濟／支配趨勢的一面，即溫柔地實施，但也不能拒絕，而且是單方面決定的。也是這種女性氣質，使得小毛在受害後，她會立即陪他去醫院，並且給了一大筆補償。我問小毛覺得二萬元換這次傷害是否值，他說：「不值，永遠留下疤了。」資訊提供者均非常在意他們的身體，身體受損傷破壞了他們的形象，影響他們的市場價值，會帶來更大的經濟損失，所以雖然有二萬元的進帳，小毛也覺得不值。但也不能排除小毛的這一表述有「作秀」的成份。

客人折磨男公關的方式不一而足，阿莊的一段體驗同樣體現了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

阿莊：有一個歲數很大的，大概60多歲，非要選我，而且讓我吃那種很強的春藥，不跟我做，她喜歡看男人吃過春藥那種難受得樣子裏裏是一種進口藥，藥效很強。（她）在一邊看著我難受，那藥持續了4個多小時，而且有壯陽的作用。

方剛：真的那麼難受？怎麼難受法兒？

阿莊：渾身出汗，下體漲得難受。

方剛：勃起了？她讓你脫衣服看了？

阿莊：我就沒穿衣服裏裏她把藥放進酒 了我不知道。

方剛：她說了什麼，做了什麼？

阿莊：她說她就喜歡這樣，我說不做了行不行，我的意思是我要走，可她不同意。

方剛：那你當時只能自己弄了？

阿莊：沒有，她不讓。她讓我看外國的毛片，很煽情的那種。

方剛：不看不行？

阿莊：不行。她看夠了，扔下一把錢就走了，我當時也快死了。

方剛：快死了？那麼嚴重？我還不知道有那麼嚴重的藥。她給了多少錢？

阿莊：1500，不值。我的下體受了很嚴重的傷，好幾天不能勃起。有很多客人會拿很奇怪的藥給我們吃裏裏

如果說燙傷小毛的那位女客人進行了剛柔相濟／支配趨勢的女性氣質實踐，那麼阿莊的這位女客人則是典型的剛性／支配趨勢的女性氣質實踐，其間充滿了強權的實施。但是，阿莊和小毛一樣，在此一情境下均只能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所以我們說，這不是真正的施虐與受虐遊戲，而完全是建立在不平等的三重關係下的侵犯與傷害。

阿穆體會過喜歡施虐與喜歡受虐的不同女人：

我感到噁心。我曾經遇到一個女的，她非要讓我把辣椒塞進她的陰道！她甚至讓我咬得她的陰蒂出血。要求我把香蕉塞進她的肛門 面，然後要我把香蕉吃掉，那次我沒有答應，結果她自己吃了！她想男人虐待她，用鞭子抽她，我答應了。

阿穆此時實踐的男性氣質，屬於剛柔相濟／從屬趨勢的。因為他有拒絕也有服從，在「抽她」的行為中表現著剛性趨勢，但這些均是被要求的，並非自願的，所以仍然是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小毛同樣既被施虐過，也被要求施虐於客人，對他來講二者

同樣都是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

有一個喜歡受虐的。買皮帶讓我打，讓我罵。我非常不好意思，罵不出口，也下不了手狠抽。她就教我怎麼罵，教我怎麼抽。她一再要求下，我就打了。後來她全身都腫了。我打她時，她自己也在自慰。

她教我罵的都是一些髒話，我說不出口裏裏我以後在QQ上告訴你。

她後來說，一開始覺得刺激，爽，後來也會覺得疼，再後來就麻木了，沒什麼感覺了。打完後，又做愛了。

常有客人會逼我說髒話，我不願意說，很不好意思。有些人，你不好意思說，她們會更興奮，非讓你說裏裏

我和小毛討論，在他扮演施虐者的過程中，是不是會有擁有權力的感覺，有一種凌辱、壓制女客人的快感呢？小毛說：

沒有。因為我自己不想做，是客人讓我做的，我根本不好意思打她，我不適應裏裏

是她讓我打的！我下不了手。我本身沒有那愛好，所以體驗不到快樂。如果我自己有那愛好，可能會覺得高興裏裏

打客人，我感覺寧可讓她打我，（我）往床上一躺，由她抽就行了。別人打我，我容易，因為不用刻意做。

我被打過，但不是太疼，因為那種鞭子和一般的皮帶打人的感覺不一樣。

但我會裝疼，女人覺得刺激，就不會再加重力氣。

如我們前面一再提到的，在社會性別秩序的三重關係中，女性居於全面的弱勢地位，而在性產業從業情境男公關和女客人的私人關係中，女客人居於優勢地位。當女客人提出自己「被虐」的要求時，是希望在角色互換中享受顛倒權力宰制、臣服的愉悅，因為階級跳躍的挑戰可能會加強性體驗的強度。但是，表面上的「打」與「被打」，並不等於男性氣質實踐中的「支配」與「從屬」。表面是男性對女性的「支配」行為，因為非自己的欲求所在，我的資訊提供者均強調並不會因此而感到快樂。因為要付出太多的表演，倒不如讓女客人打自己，只要不太疼，只要配合著滿足她的施虐心理，便可以輕易令客人滿意。可見，男公關和客人的行為中，無論是施虐還是受虐，都是一種職業需要，是「工作」，而毫無個人喜愛在裏面。即使是打客人，也並非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而因為是被要求打客人的，所以實踐的只能算剛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

這也再次提示我們，男性性工作者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男性氣質的實踐，並非完全按著「顧客是上帝」的符號要求來做，而是具有能動性的。男性氣質的實踐，註定是一個多元的建構過程。

SM是有原則的：安全，神智，同意。但在男公關與女客人的關係中，這些原則顯然是不存在的。從這層意義上講，女客人和男公關間的施受虐行為，並不是真正的SM。

此外，筆者想在此一提的是，施虐與受虐並不局限於性關係中，而擴及師——生、老闆——下屬等握有權力和喪失權力者的關係，那麼女客人和男公關的關係本身便已經是SM關係了。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說：「SM不只是個人的特性，我們文化本身，就深深地朝著SM的方向前進。我們活在一個SM化的社會。來自宰

制和臣服經驗的轟炸，遠超過自由或平等互惠的感覺」(Chancer, 1992: 2)。

## 6.5 性交目的與男性氣質實踐

除極個別人外，資訊提供者均對我說，與客人的性關係中不存在個人的享受。

同樣是一夜多次的性行為，在戀愛等情境和同齡夥伴情境中，會成為男人炫耀自己性能力突出的資本，從而在炫耀的過程中同樣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但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卻不是這樣。

阿雲說自己印象最深的客人是一個「性慾狂」：「那次把我都榨乾了，她要了我4次，每次30到40分鐘。做完一次就又用手摸我JJ，我很敏感裏裏最後給我了3000，比談好的多了1000。後來她再找我，我就沒有幹了。很不好受，完全是為錢而做裏裏」

我們看到，雖然阿雲射了四次，按常理來說是爽了四次，但是這一切都是被迫的，是在為客人服務。阿雲在這一過程中雖然實踐了剛性趨勢（能做四次畢竟夠「剛」），但在男性氣質十字軸的關係維度上則是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而且身體實踐也是「很不好受」，下次再找就不幹了。

小邱曾聊到，女客人達到高潮後，一些人會說：「行了。」這時，小邱就不能再做下去了。還有的時候，見客人滿意了，小邱自己就不想再做了，他說：「因為是要完成工作，任務達標了，就沒有興趣再繼續了。」

有一次經歷，讓小邱覺得十分尷尬。那是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女青年，和老公吵架後，賭氣出來玩，叫上小邱出去開房。小邱說：「每做一步，她都給老公打電話，告訴他自己在做什麼。開了房，其實什麼也沒做，聊了一晚上。她傷心地哭，我就不斷

安慰她裏裏那晚上真受罪，我睏死了，還得安慰她，還不如做一次簡單呢，做完了走，也許還能再接一個呢！」

本是一次性交的機會，卻沒有發生性關係。小邱之所以感到遺憾，並非因為缺少了一次性交機會或性高潮，而是因為需要「不斷安慰她」、「睏死了」。他之所以希望「還不如做一次簡單呢」，是為了「也許還能再接一個呢」。我們看到的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對利益的看重，而非對性樂趣的看重。

小付說：「如果不是和自己心愛的女人做，不存在舒服不舒服的問題。」

小毛說：「和客人做的時候，想的多的就是做什麼，別表現的太差，幾點了，怎麼還不完？」「有時客人高潮了會等我繼續做到射，有時做二十幾分鐘，顧客說『行了』，我就會停止。有時客人也會身體一動不動躺在那，我就問：『還要嗎？』她說：『就這樣吧。』我就不做了。」

我問：「你做半截，沒射，會不會不爽？會不會想繼續做？」

小毛說：「不會，因為做這個不是為了自己舒服，也不想自己舒服的事。」

小毛的第一個客人是一位戀足的女孩子，整個活動中一直以他的腳為性中心，而沒有觸及他的陰莖。我問小毛：「這過程中你想沒想過做愛？有沒有要求陰莖插入？」他回答說：「沒有，既然她花了錢，她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吧。」

小毛雖然覺得戀足有些「噁心」，但又說：「她給錢了，無所謂了，就是覺得挺怪的。」

我們看到的是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顧客是上帝」，而非以性高潮為目的，雖然他也不刻意迴避性高潮。可見，男公關和女客人之間不存在「性快樂是否同等，性行為是否平等給予」的問題，而只是購買服務與提供服務的問題。

小毛沒有希望在性交易中得到快樂，還表現在，當他使客人滿足之後，如果客人還繼續要，他就會假裝高潮：「出來的時候要及時把套子扔掉，不能讓她們看到裏裏」小毛強調這必須是客人滿意之後，他說：「我比較敬業，儘量做好，不會對付。有些人對付。所以，我回頭客多，好多人沒有回頭客。」

小毛提到，做愛之前，通過網路找來的女客人會擁抱他，會「照顧別人」，那時他的感覺還是「挺好的」。但感覺好一些，並不等於就希望從性交易中自己得到享受。他談到一個只有19歲的女客人時，語氣也較為「積極」，但是，即使是這個「漂亮小女生」，他仍然認為「不如自己找小姐做著爽」。

小毛這樣描述這個女孩子：「還不錯，家 有錢。裏裏做愛時也正常，沒讓我口交。就是抱抱、接吻、做裏裏」但小毛仍說：「還是不如自己花錢找的好裏裏還是覺得人家有錢，地位上不如人家，有些自卑。」雖然同樣是陰莖插入陰道的性行為，但因為權力關係不同，便體現著不同的男性氣質實踐。小毛仍然是「被嫖者」，而不是「嫖人者」。

揚揚的體驗有所不同，他說：「跟客人出去，只要自己有點看的上的，比自己女朋友好，感覺好，就可以有愛撫。最不喜歡年長的女人，那時只是為了應付，把她弄爽就行，自己不用爽。自己喜歡的客人，才想自己也爽。」當把客人與自己女友作對比的時候，揚揚其實已經將戀愛情境中的符號引進了性產業從業情境中，所以會有自身性享受上的追求，在實踐一種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了。而小毛的前述經歷中，雖然那個19歲的女客人「還不錯」，但因為他仍然對雙方的三重關係非常敏感（「覺得人家有錢，地位上不如人家」），而無法將戀愛情境符號成功地引入，故而仍然是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阿雲曾說到入行前自己「早就知道這個行業，對他們有很多想像，再加上我性慾很強，羨慕他們財色兼收」。顯然這是在偶

發性性行為情境符號中對性產業從業情境的想像。我問到：「現在您還認為是財色兼收的職業嗎？」阿雲笑了，說：「不了，只是一個職業。時間長了，什麼人都有，對色沒有感覺了。」「到現在有3年多了，覺得做這個比較收入高。」這種「對色沒有感覺了」，是對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符號的真正接受，因為在這個符號裏原本就沒有給男公關自己的性慾求與性享受留位置。

但是我也注意到了，當男公關談和客人性交時「不要性高潮」，通常是指沒有長期交往的客人。在與有長期交往關係的客人的性生活上，加入了「感情」，因此，三重關係改變了，情況自然也就不同了，我們將有專節分析。

## 6.6 客人的「美醜」與男公關的職業性

西方研究中曾有人提出「軟陰莖」(limp penis)理論，認為如果一位女客人的外貌對男性性工作者沒有吸引力，他便無法勃起完成性行為，從而解釋男性性工作者少的原因(Nelson, Adie, 1994: 38-43)。「軟陰莖」與其說是一種理論，不如說是一個「常識」。我的社區考察經驗是，這一「常識」被男公關通過心理或技術的手段宣佈無效了。

夜場裏的老總曾經對申哥說：「你不作公關真是浪費了！」申哥則多次對我說：「那些公關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我作不了。」申哥又曾說：「他們真不容易，想做就能做，不喜歡的女人也能做。」雖然申哥身處夜場，但至少說這句話時他是以偶發性性行為情境中的符號來理解男公關。

我進夜場不久，申哥便對我提到過一個非常讓他「噁心」的女人，他說：「看著就想吐。」申哥這樣描述她：「只有一米五多，畸形腿，粗胖，身材很短，屁股很大，肥，那個噁心呀！」申哥又說，她脖子上戴著粗大的白金鏈子，手指上戴著兩個大金

戒指，讓人覺得很有錢。

我也向其他資訊提供者打聽過這位申哥提到的女人，確實所有人都認為她真的很醜。而且她每次來夜場的時候，都喜歡同時選五、六個男公關陪，然後全帶出去吃宵夜，再同時帶兩、三個去開房間。一次她叫申哥去吃宵夜，申哥找理由逃掉了。申哥說：「陪她喝酒都受不了。」

我做FH夜總會期間，據說有一次她曾經來消費，可惜我沒有見到她。隔天晚上，申哥和陪那個女人出街的一個男公關聊天，讓我聽到：

申哥：那麼醜的女人，你也搞的了？

男公關：把眼一閉，心想誰就是誰。想鞏俐是鞏俐，想章子怡就是章子怡。

申哥：那你和老母豬做，也能想誰是誰？！

眾人大笑中，轉換了話題。因為申哥的特殊地位，所以他有資格這樣開玩笑。事後申哥還和我說：「真想不明白怎麼和她做，估計吃了藥都不行！」

上面男公關的談話，其實說出了很多男公關面對自己毫無興趣的女客人時所採取的策略：「閉上眼睛，想誰是誰。」靠著性幻想，來使自己興奮起來，並完成工作。

飛飛曾說，自己遇到過的客人沒有「太老太醜」的，「如果遇到，如果我真的硬不起來，我把燈一關，想像別人，就可以繼續做」。

阿紹便說過幾乎是同樣的話：「如果是醜女，可以用幻想來撐著。」更甚一步，阿紹說：「如果實在太醜，可以陪酒，但不會出去。陪酒時不看她，想像她是美女。」連一起喝酒都要靠幻想來支撐，也難怪申哥說：「陪她喝酒都受不了。」

阿紹還提到另外一個應付醜女的策略：「如果吃藥了，會感覺好一些。吃藥後會特別想做，醜女看著也好看了許多。」

據我所知，阿紹是經常吃了搖頭丸等毒品後出街的，不知道這是否因為他絕大多數時候對客人都不「起性」的關係。阿紹有一次對我說的另一句話成為證據，他說：「如果客人長的還可以，也可以不吃藥就能做。」他講這句話時的措辭和語氣，讓我感覺這種時候似乎非常少。

小毛也談到幻想和藥物兩大助性手段：「大多數時候都可以做，除非是特別不喜歡的，就要閉著眼睛，想像自己看過的毛片來起性了。有時覺得自己不行時，就吃一片藥，用手撥弄撥弄陰莖，也能夠硬起來。」

阿京曾說，如果某個客人又老、又醜，而且沒感情，他就會「做不了」，想做就得吃藥。

男公關此時的服藥行為，可以理解為一種特殊的身體改造，借助外力來使自己沒有反應的身體發生反應，使性活動成為可能。而此時的性活動，突顯了「被迫」的特性，即使幹的再猛，幹的次數再多，也不能算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

我在社區考察中獲得的另一個與此相關的印象是：我的資訊提供者對女客人相貌美醜的判斷能力似乎已經退化。

飛飛像多名公關先生一樣，說自己沒有遇到過太老、太醜的女客人。但從資訊提供者彼此對對方客人的描述中，從申哥及其它人的描述中，事實遠非如此。像飛飛的第一次出街，別人說那個女人又老、又醜，飛飛卻對我說：「我感覺還可以。」那麼，是飛飛等人有意否認自己曾經的客人又老、又醜，還是他們的審美觀使他們察覺不出客人的老與醜？

小毛也是一樣，對美醜、年齡等等的判斷能力顯的非常淡漠。他通常是用「中年人」、「身材還可以」、「很少有特別的」、「挺好」，這樣的話來形容客人，很難有更明確的描述。

申哥有一句話說的非常道地：「在夜場 什麼樣的人都見多了，再漂亮的小姐也見過了，所以，都差不多，彼此都是工具。一方是另一方賺錢的工具，另一方則是這一方性滿足的工具。」

在我看來，資訊提供者對客人相貌判斷與描述能力的弱化，是一種職業化的表現。這可以從如下幾點來理解：首先，這是一項職業，無論你喜歡這個女人與否，你都需要做；如果你對客人的相貌敏感，你的從業能力就會受損；其次，正因為是一項職業，所以需要完成的是工作，而不是自己獲得性快樂，因此就不需要關心客人的相貌；再次，因為性交是工作而不是享受，就會如申哥所說的，男公關無論和「美」客人還是「醜」客人做，久了感覺都是一樣，自然對美醜的感覺也就淡漠了。也就是說，雖然男公關也會在閒聊的時候談論客人的美醜，但談論女人本身是在同齡夥伴情境中實踐支配趨勢男性氣質，而真正的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客人的美醜是一個不該被考慮的指標，至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富哥對此有準確的表述：「我在做愛時是沒有把她當成做愛的對象，她只是一個賺錢的機會，一個給我錢的客人。如果當成做愛的對象就會有性的快樂，而我是當成一個任務來完成的。」這才是男公關職業性的表現。

顯然，美醜可以是戀愛情境、偶發性性行為情境中考慮的，同齡夥伴情境中談論的，卻是與強調「顧客是上帝」的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衝突的。當申哥，還有我，這些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邊緣人」詢問男公關對女客人美醜的感覺時，其實使用的是非性產業從業情境的符號。當男公關對女客人的外貌感興趣的時候，便是超出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了，或者把客人當成豔遇對象了，或者「有感情」了。對此，我們後面另有專章分析。

當客人的美與醜不是男公關考慮的一個因素的時候，除非極特別的情況，他們也就不會因為這一點來決定是否出街了。「做

的就是這一行」、「畢竟是這個職業」，才是屬於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但是，身體實踐並不完全受男公關的職業符號控制，這裏，男公關就需要發展出一些策略，來對抗身體的無反應，也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性幻想和服藥。作為一種對身體的改造，使得男公關與女客人性行為中的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成為可能。

## 6.7 對比：同性性交易中的男性氣質實踐

在我們討論床上男性氣質實踐的時候，男公關賣給男客人的情況提供了一個進行對比分析的視角。

與北京的資訊提供者不同，深圳的資訊提供者都說，他們沒有接過男客。這與我在深圳進行社區考察獲得的資訊是相符合的，至少FH夜總會沒有男客人叫男公關。專以男性為顧客的男性性工作者，在深圳另有專門的場所。但這並不能說，在深圳沒有同時以女性和男性為顧客的公關，只是可能相對比較少。我和資訊提供者討論：為什麼北京有許多男公關同時接男女客人，而深圳較少？一位資訊提供者的分析是：北京的女性客源遠遠少於深圳，所以北京的男公關需要開闢「第二市場」。這看來是很重要的一點。

北京的資訊提供者小毛是異性戀者，但他也同時為男顧客提供性服務。小毛說，自己的同行中就有人「既接女活兒又接男活兒」，並且說接男活兒「輕鬆，不費勁」。受其影響，小毛也開始接男活兒。先是在包房裏，讓男人摸，小毛說：「覺得也無所謂，鬧著玩。」後來和男人做過，才知道和男人做確實「輕鬆」，小毛這樣描述和男客人的性行為：

時間短，體力付出少，做一個女人的付出，可以做

四、五個男的；給男的口交也乾淨些，女人水太多；和男人做也沒有太多前戲，男人不需要前戲。

和男人做時，我只作1，不作0<sup>3</sup>。最好是相互手淫就可以，有人是在腿那 蹭出來的。如果是作1，我常戴兩層套。

和男人做錢少，但容易。通常三、四百，四、五百。如果是和外國人做，會多一些，六百至八百。最多的一天，我能夠和六個男人做。他們射，我不射。有的男人要求一定射，除非特別要求，說「不射不給錢」，我才會射。

在接男客人的過程中，小毛在性行為方式上只接受作主動（1號）的一方，即插入，而不是被插入。這與他和女客人性交關係中時常處於被動、從屬的位置有所不同。西方以往的調查也顯示，非同性戀男子出賣性服務給男性時，通常要堅持「主動」的性行為方式。「真正的男人不碰同伴的陰莖，他們只是插入，或者接受口交」（Shivananda Khan, 1999: 198-199）。有些人還聲稱他們「從來不為男人口交，也不接受肛交」（Michael L. Tan, 1999: 247）。

為何與男顧客的性行為（如肛交）中堅持扮演主動的角色，在我看來，這是因為小毛同樣受著主流社會關於同性戀的符號的影響，比如認為同性戀更陰柔，更「女人」而不是男人等等。賣性給男人的「省力，好賺錢」是重要的吸引，但同時通過堅持在性行為上的主動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仍然是一個異性戀男人」的形象，是實踐剛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而不因為和男人上床便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的「女性氣質」了。

3. 男同性戀者之間用語，表示在肛交中被插入的一方。相對應的是「1號」，表示肛交中插入的一方。

談到為什麼和男顧客做時「不射」，小毛說：「懶得弄。」我們前面已經講過，他和女客人做時通常不射精的。這讓我想起富哥，作為一個同性戀者，他和女客人做的時候，從來不射。這在身體實踐上的意義，我們將另行深入討論。

本章，筆者通過對男性性工作與女客人關係的考察，分析男性氣質實踐的多樣性。從口交、性交體位、健康措施的採取、施受虐、性交目的、客人美醜的影響等幾個方面，我們並不能夠看到以往對男性性工作研究中所強調的他們對女客人的絕對順從，男性性工作在男性氣質實踐的過程中可以充分發揮能動性。男性性工作者內部也存在著階級性，不同「階級」能動性的發揮是不同的。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可能與男女私人關係中的三重關係相衝突，這影響到男性氣質實踐的差異。私人關係的改變可能會影響到男性氣質的實踐，如「培養感情」便被男性性工作者和女客人同時看重。但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並不會被輕易地顛覆，它具有相當強的穩定性。

本研究以目的性抽樣方式選擇男性性工作者作為研究對象，使得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與私人關係中三重關係的衝突得以清晰呈現。